



陈哲

文 | 徐佳蕙
图 | Bank 画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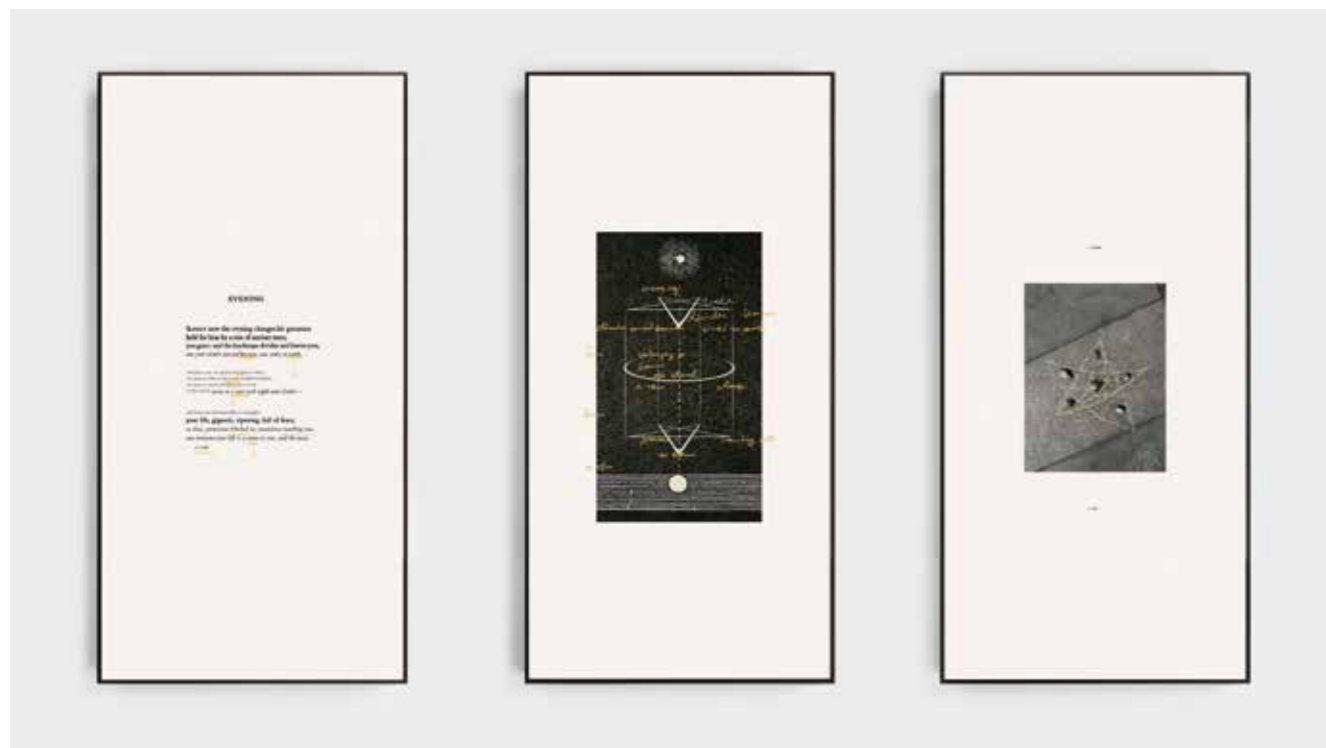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BANK画廊展出的“消失的是日子黄金——《向晚六章》选作”展览呈现了陈哲对摄影与图像的新思考。在这里，摄影与文字、视频、装置共同讲述了近5年来陈哲对黄昏这一主题的研究。在《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度过的》中，陈哲把她收集到的图像与文字选段并置于一系列大型金属架上，用以回应人们度过黄昏时的四种心理状态。对摄影的再运用、媒介的叠加、图像与文字奇妙的关联由此展开。

典：你曾提到自己没办法像之前那样摄影了，能不能解释一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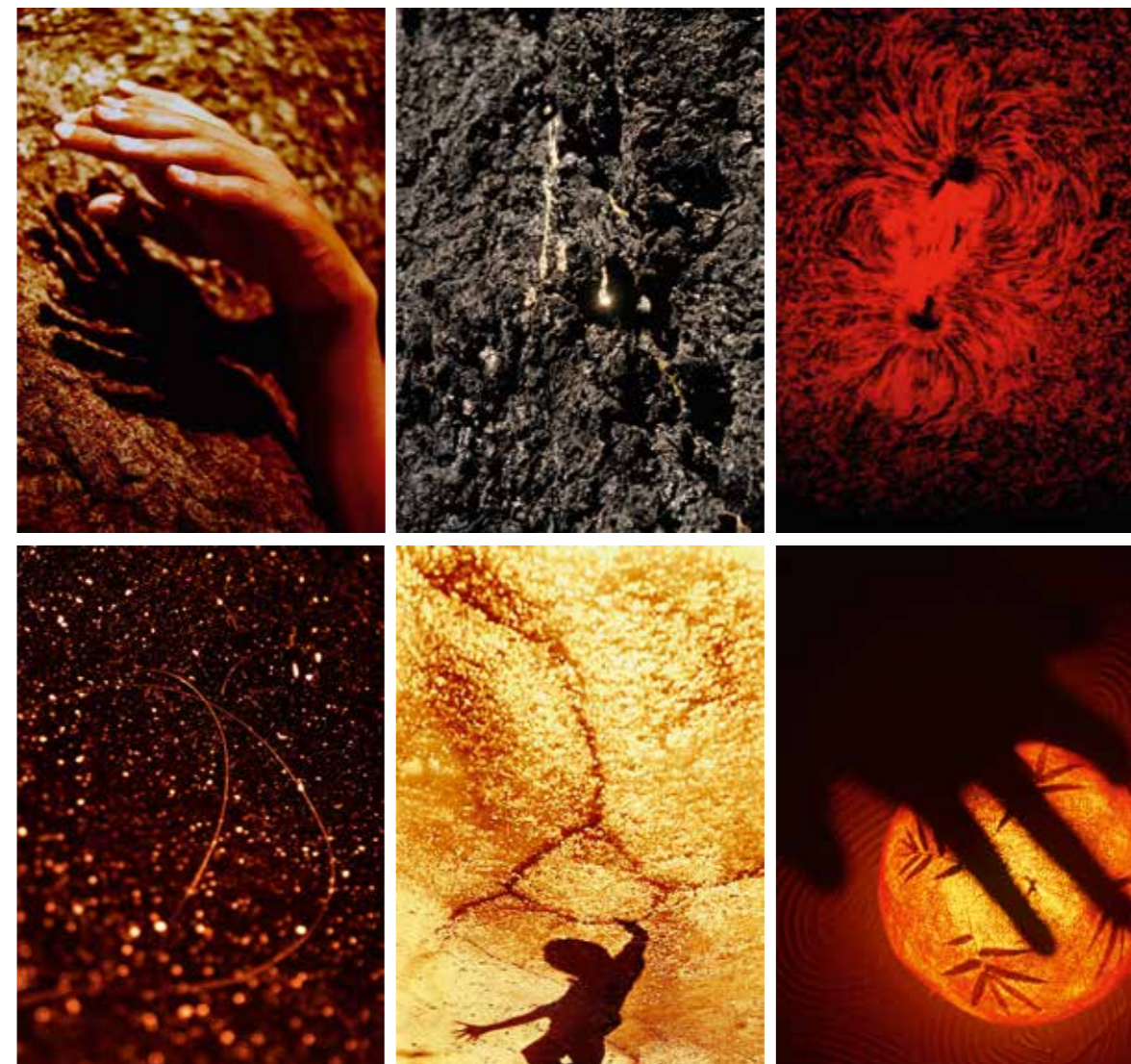
陈：我和图像的关系变了。我没办法用之前的方式运用摄影，拍出像《蜜蜂》《可承受的》这种直接摄影性质的照片了。其一是那种生活状态早已不在，再者现在的我更多地把图像作为一种素材，而不一定是特定时间的切片来使用。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幅既有图像在传播中、在不断的观看和挪用中的可能性，其中包括图像与文字的关系，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结构种种。

典：新作中有很多摄影图像与文本的结合，怎么会转向这样的创作方式？

陈：其实我最早曾愿望过成为一名写作者，随着创作的深入，似乎一切指向都在以各自的路径转回到最开始的兴趣上去。如果我们把图像和语言理解为两种接近世界的方式，那么在途中，它们的关系有可能是平行的，交错的，相背的，或许也是螺旋上



陈哲，《理解一首里尔克的诗》，2012-2016，文字，手书，收藏级喷墨照片，40×80×10 cm×3



陈哲，《对<赤之黄>的拓写尝试之二》，2012-2016，收藏级喷墨照片，70×100×4 cm×7

升的，最终达到同一个顶端。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对我而言非常奇妙。我记得帕慕克写过，真正的小说家都是图像思维者，在写下一个物件之前一定要先在脑海里“看”到它，但这种想象中的“看”，这种轻飘飘的视觉，没有办法直接诉诸于另一个视觉，于是他把它转译成了文字，而每个读者的工作，则是让这些文字通过自己再度转译成一种视觉，再度“看”到它。

典：你是怎么看待摄影与其他媒介的叠加？你觉得这是摄影的一种发展方向吗？

陈：这么大的问题，或许策展人和美术馆会有答案。我一个做雕塑的朋友最近开始尝试接触平面的影像，而我一开始学习的是摄影，慢慢也开始涉及立体的东西。某一种形式的重合也可能仅仅只是重合而已，具体的媒介选择还是要看创作者身处于哪一条线索里。